

唐欣
著

从文化到文本



甘肃人民出版社

从文化到文本

唐欣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从文化到文本

唐欣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76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6-02227-3/G·294 定价:14.80 元

自序

1998年春天,我回到母校观看一部名叫《长大成人》的电影。显然是出生于60年代的导演路学长看似不动声色,实际上是满怀深情地讲述着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一些原以为早被淡忘而其实只是深藏于心的情景和氛围令我浑身颤栗,而在后排零落就坐的一批在校学生(他们大多生在70年代末吧),则发出阵阵轻快的笑声。这时,我清楚地意识到,一种断裂,一种文化上的断裂已经发生。我们,不再年轻了。

按说对一本书的缘起不该扯得太远,但是我想,即便是所谓学术,只要它是真诚的,就一定灌注着作者的生命,有着他鲜明的个人戳记。这既受制于他所受的训练及环境、位置,也关乎他的成长史、情感倾向和知识谱系,所以,有些交代也许不算多余。

我生于1962年,当时,我们的祖国一方面经受着大自然的灾难——饥饿的考验,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同时向世界上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开战。待到我进入初省人事的70年代,我们面

对的是严酷的斗争气候和普遍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匮乏。我们的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找不到相应的对象，只能借助浩劫之后残存的一点革命文本来编织自己的理想或梦想。当然，历史也有它的补偿：一是我们亲历和目击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最后尾声，这使我们既感染了它的气质又由于它的溃败而与之保持距离；二是我们有幸在历史的转型时期，切身感受和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变革（这恐怕是数百年来最深刻的一次），即便是作为局外人，我们毕竟也领受了各自微薄而特殊的经验；三是对文化的倚重和想像力的激发，这大概是时代不经意的副产品，我们只能凭借内心生活来应对广大的空虚。后来，这一代人中出了不少作家和诗人，这断非偶然。

紧接着是热情的、狂飚突进的、加速度的 80 年代。我们置身于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对我们而言，那更是一个启蒙（虽说来得太晚）的年代（我自己就在大学里呆了 7 年）。世界在数百年积累起来的思想、学术、文学和艺术像潮水一样向我们涌来，而我们则是手忙脚乱地生吞活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讲，文化即人格。而英国作家卡内蒂说，没有阅读的混乱，诗人就不会诞生。反正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塞满了我们的头脑，因为缺乏对原生环境的把握，缺乏相应的体验，我们匆忙汲取的这些东西难免带有拼凑和外在的特征。但人道主义的基本信念，对美和自由价值的尊崇，透过广阔的文化这一介质去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的方法，以及可以利用一种整体的、理想和完美的文化去拯救和改善社会及人生的妄想或幻觉，却深深植根于我们意识的深层结构。80 年代对我而言，不仅代表着青春，也意味着一种凯歌行进的文化想像，意味着伟大的抱负、激情和灵感。

而在我走进工作生活的 90 年代，很多东西又一次改变了。我发现，经济和商业更有淹没和吞噬一切的力量，而文化（我指的是那种启蒙的精英文化）则黯然失色，悄然退场，经历了又一次幻灭。

而我自己的心理，也由晕眩、震惊到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原有的愤怒和困惑也逐渐被习以为常的麻木所取代。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忧虑有多种表现形式，有时候，它仅表现为平和的创造欲望。为了帮助自己寻找和确认某种立场和站位，也为了在日益体制化的学术机构里端稳自己的饭碗，我开始写一些印象札记式的东西，到后来，这成为有意识的建构行为，这样，就促成了这本书。

现在，我不再像 80 年代那样，迷信文化和符号的魔力了（它们有时候显得那样脆弱和不堪一击）。看来还是马克思早就发现并指出的，比较起来，经济才是更基本的决定因素。20 年来中国的历史刚好证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又确实感受到，文化在民族心灵塑造方面的作用：它给人们的生活以主题、方向感和形式，它的进而能动地推进或阻挠历史进程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意义。尘埃落定之后，文化研究更显示出别样的洞察力和迷人的潜质。而事实上，我本人的学术训练、兴趣和专业，也集中在这一领域，我想，如果不过份妄自菲薄，依然可能对此稍有贡献。

文化，现在是一个庞杂而混乱的概念（有人统计，文化的定义有 260 种之多）。我在这里讨论和使用的文化概念，小于目前鼓噪不止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或更时髦的说法，人造环境，它由于包容太多结果几乎什么都不是了，成了一种无法界定的近乎失效的概念；又要大于抽象意义上的、书本的、精英的所谓高雅文化。我所说的文化，大致相当于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定义的“意义的领域”，这是人类为了应付生存困境，在生命过程中创造并使用的解释系统，我们可以从中理解并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以及种种变奏，认识人们情感的趋向及变迁，一句话，了解到人们喜欢或厌恶什么、崇拜并蔑视什么、追求和逃避什么；据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化能够联结成一个整体，我并不认为有什么覆盖一切的决定性问题，也许有的只是各种分歧、冲突和矛盾，我们只能

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和片断入手,达到某些局部和有限的认识。限于学力和水平,我没有能力去讨论诸如传统、中西对比、中国文化未来这类大的题目,并且我也怀疑这些大而无当的说法能否独立存在。至于我自己,还是宁愿选择和处理一些较小的稍具体一些的论题,我想,用某种脉络把它们贯通起来,可能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文化不仅是社会的,它更是个人的。它最终必然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甚至体现在诸如谈吐、休闲、品味这样一些细微的方面。如果说丹尼尔·丹尔以其视野开阔、气魄宏伟、论述透辟的大师风范让人有高山仰止、不可企及之感的话,那么,美国人马克西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和美国人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则以其亲历性,见证并纪录了自己置身其间、充满复杂感情的一段历史——个人的文化史,给人提供了一种可能靠拢和接近的方向和典范。我一直梦想写出这样的著作,但我暂时还不能做到,这本书也许可以算作一种积蓄和准备吧。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场。我仍然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具眼光、最敏锐和最深刻的思想资源。用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的话讲,“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有语义上的优先权”,它是“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马克思主义有关打破和摧毁对人的种种压抑、禁锢,让人性充分而自由地全面发展的理想深得我心,它那种把文化和文本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联系起来考察、分析的方法也显得恢宏、大气和准确,我主要还是从它的基本框架和尺度中汲取灵感,以帮助自己在目前纷纭混杂的喧嚣氛围中保持自己清晰的理性和站位。另外,英国哲学家艾塞亚·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也使我意识到,很多时候,真、善、美并非统一整体,每一种价值都自有其方向、秩序和排他性。所以,宽容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滑入无原则的犬儒式的相对主义,人性立场、自由和美的原则都是不

可替代、不可退缩、不可让渡的。但这并不妨碍针对具体问题时批评策略的自由转换,同时这种批评也必须是一种恪守学术规则,充满专业精神,宽泛、灵活、穿越界限和打破壁垒的综合批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这一点,但这至少是我努力的目标。

第二部分是对当代文化讨论中几个焦点问题的检讨和探索。文化的冲突和矛盾总要在理论的层面反映和表现出来,介入这些争论,不仅是表明自己的观点(虽然也不指望能贡献多少创见),更主要的,也是对自己纷繁思路的一种梳理和澄清。在完成之后,确也伴随着豁然开朗的快感。如果有人在这些写作时间不一的文章中发现了前后矛盾和相互抵触之处,我想这除了表明我自己思想变化的轨迹外,也证明了论题本身的复杂与多向性。的确,在今天,逻辑的准确并不一定能保证思路的准确,表述的圆满也不见得等于思想的圆满。在这里,我不惮于承认自己某些看法的角度和侧重点的转化和演变,我以为这更能体现出思想较为原生和真切的状态。

第三部分是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一些文本的解读。文本在文化研究中,早已超越了原先的语言学范围,在法国人德里达眼中,它更是广义的、在任何时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统。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文本的概念,它可以是小说、电影、摇滚乐,甚至服装和烹调。它是文化的具体样式和基本单位,是可以抽样分析和处理的个案对象。我一直坚信,如果文化批评不能对现象、作品、艺术家进行穿透和阐释,不能对文本进行有效解读,那它一定是暧昧、可疑和无力的。说到底,不及物的理论有多少存在价值?文化批评本身是一种面对事件和事物,进入现场,即时反应的工作,其过程本身也是充满探险快乐的。我选择的这些文本,我以为,都在不同领域、不同向度和不同层面标志着当代文化的高度和实绩,又返回去丰富和提升了我们的文化。我从中也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和享受。探究这种愉悦的来源并邀请更多人来分享这种经验,即是我

的初衷。作为资深的文学爱好者，我当然更注意和关注文学领域的变迁，事实上，文学也是文化中最丰富、最精微、最富感性和灵性的表现形式，这是应该说明的。

在第四部分，我讨论了当代文化和文学中一些带有倾向性和规律性的趋势，是对潮流的辨析。潮流往往反映出文化和文学的运动方向，提示着它的背景，它的趋向，它的变化特征。对这种在某一时段、某一截面、某一领域中变迁的透视，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上下文语境的把握。我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回溯和重读，对外国文学的札记或评价，也无非是对当代文化与文学场地的清理和幅度的测量。这是充满挑战性的摸索，因为我自己并非置身潮流之外，距离太近，情感太投入，难免会影响到判断的客观性。但这毕竟也是一种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从点到线、由线而面的立体结构，所以，这似乎也不可或缺。

前些年，曾有过关于学术和思想的争议。据李泽厚先生讲，这是一个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时代。他的概括是准确的，因而也更令人悲哀。学术作为方法和规则，它的意义在于生产出有价值的思想。如果事情翻转过来，学术反而来扑灭和抹杀思想，学术就降低为一门谋生手段，一种掩饰内在贫乏的障眼法和遁身术，学术就像一部轮子空转，在原地打滑的汽车，那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僭越。当然我在写作中也时常遭遇这样的困惑，有时候我甚至感到学术和思想有很难相容的一面。很多想法原属灵光一闪、火花一现，是一种瞬间的、模糊的感觉，一旦把它放置在理性平台，压缩为严整程式，表述为标准语言，它已不复有当初的敏锐、新鲜、直逼本质的精到和透辟了，这确是一个不易处置的难题。另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尽管平时翻阅和研习的多是西方的理论著作，熟悉西方当代文论也确实胜过王国维和《文心雕龙》，但我自知自己的感悟和思想方式还是先定的中国式的，我还是更习惯感性地、即兴地、印象式地展开自己的思考。要是说我的某些文章看上去还颇具学术模

样和味道,那我清楚,这是刻意做作的结果。当然这也许又成全了另一种特色。正如一位法国人说的,反正这些东西已炖成了一锅粥,这就已经足够了。

检视全书,好像更像一本读后感。的确,相对于我们时代的巨大变迁和创造,我深感个人的渺小、微薄和无奈。法国人福柯曾感慨说:“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到达成熟的成年。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恩方式,此书当然不足以证实我们无愧于历史,但它至少表明我们对它的馈赠并非无动于衷。如果能给我们亲身参与并充满复杂感情的80年代和90年代文化留下一点记忆和见证,这已经是莫大幸运了,夫复何求?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文化立场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管窥	3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切点	13
文化批评:新的可能性	21
当代思潮中的站位	31
知识分子话语的重建	41

第二辑 理论梳理

中国后现代主义略考	51
第三世界文化质疑	57

为大众文化辩护	64
现实主义再检讨	73
理性的必要及限度	82

第三辑 个案解读

汪曾祺的意义	91
伊沙的启示	100
孙甘露的价值	108
崔健的历程	117
张艺谋的境界	126
四位作家和信息量	135
杨向荣的国度	144

第四辑 潮流辨析

当代汉语诗的语言变迁	151
晚近文学中的青年形象	160
跨文体现象漫议	169
经典重读	178
外国文学阅读札记	193
直面断裂	210
写作何必“知识分子”	218
后记	221

第一辑

文化立场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管窥

文化本来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都甚少提及文化一词。事实上,在1871年英国人泰勒对这个词定义之前,文化还远不是一个清晰和确定、在正式的学术讨论中可以征用的概念。后来的文化定义也一直在被扩充、修正和重新界定。但文化本身一直存在,就像人类一直存在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终关注着文化方面的问题。他们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正是在当时的世界文化哺育下产生的,是在同各种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发展的,并且,正如英国著名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像达尔文思想或弗洛伊德思想一样,已经与现代文明交融在一起,像牛顿对于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一样,已经成了我们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①当然也是现代世界文化中最明亮的一部分。连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也警告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我们今天整理和重温这份珍贵遗产,正是为了在这一伟大学说里汲取灵感,并由此获得应对我们当今形势的思想和力量。

文化,简单地说,不外乎人类在长期生存中积累的一切创造,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创造。这也就是狭义的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内

容。文化作为关涉到人类意义、价值、语言、情感和经验的整套符号形式，势必要论及有关个人及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要论及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和对未来的希望。文化的深层和核心问题即是对人的理解、对人性的认识、对人的前景的把握。与19世纪欧州的许多优秀思想家类似，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处境的关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色，甚至是它的标志和根本点。不同的是，它把对人类苦难的探究和寻找解放途径的努力升华和提炼成了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不可抗拒的道义力量正由此产生。列宁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但在这里，正如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他似乎是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来源，即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被强调和拓展了的人文主义传统，即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捍卫、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等。但马克思超出同时代人的地方是，他厘清了人性的普遍性和历史性，指出了它们的联系和差别。即“人的一般本性”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既有相通一致的部分，也有着相异甚至相悖的一面。马克思认为，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发挥就是人性，就是他的族类本质：“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但他又补充说：“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理解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理解为类的亚种，理解为人的一些发展阶段。”^③“人类整个说来是获得愈显强大的控制自然的权力，而单独的个人又都成了受另一些人支配或受自身卑劣性支配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我们的全部进步，似乎是物质力量具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活却贬低到钝性物质力量的地步。这种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和科学而另一方面是贫困和堕落的对抗，乃是一件可以感触得到，令人难堪和不可争辩的事实。”^④这也就是希望我们既承认和尊重普遍的人性，又反对把人性抽象化，而要注意它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